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一至十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郭垣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十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述而

述而不作章　張彥陵曰按春秋時異端朋興各立門户以相角夫子惺聖真之不能統一也故特借述之一字以範圍今古分明維特道統的意思　沈無回曰此非謙詞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是真實話人惟不

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　按沈說甚精但必云非謙詞無警世意則偏不如存疑之周密矣　夫子之時其實不容更作但述如夫子即謂之作亦無不可必謂之述者是其謙處而防異端之意亦在其内　四書家訓曰信非空空信之不疑好亦非區區好之不厭真見古先王創作皆精神之

闡發眞命脉之流注直可以垂萬世而不朽任他聰
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至自與古人之精神命
脉相為契合雖欲於述之外別立意見更設規模不
可得耳　存疑雖說信是好之本其實信好還相為
本朱子說好　庚戌王原祁講竊比句云作者之聖
固不敢以妄居即述者之明亦何容以輕擬
默而識之章　三者依蒙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華章
合蓋彼作勉然看則任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然玩

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即作勉然看亦不妨若要兩從之則須於自然中又分别出極至非極至二項方是　濮貞菴曰默識非必不言只是時時在心上理會惺惺不忘不徒為口耳之學也要知是默識不是默悟默證證悟似在學内　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及拳拳服膺同看自明　單言學則兼識在内此以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誨人兼學識說　四書

家訓曰上三句時說俱以默識為主不若平平開說不牽强

德之不脩章　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唯日以不脩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　吳因之曰四者不是一時做得了的事德日日脩越覺有未脩處學日日講越見有未講處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工夫稍有作輟這生機便斬絶故憂非德

孤學廢之謂　袁了凡曰憂即曾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始憂脩者治而去之之謂凡脩德只用減不用增日用中淨除現業流識即是脩也　按了凡說不是若論生初不用增亦不用減若論有生以後則有所當減亦有所當增　蒙引存疑皆以德為吾所得於天之理玩大全朱子似不然看來德字兼明明德為政以德之德說似妙　依存疑以首句該下三句則脩德兼知行徙義遷善俱兼內外依朱子則

脩德專屬行而兼內外徙義遷善專主外說以崇德章推之則朱子之說爲不可易也　淺說又專以脩德主內說恐亦與朱子不合俱附下　附存疑曰脩德該得下文三件蓋明德兼知行也然說時須平說不可分輕重　附淺說曰脩德就心內說徙義改過就事上說脩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

析義曰不徙義不改不善德非其德學非其學　翼註曰四項弊病俱要看得細　李毅侯曰是吾憂見

責任無可委託工夫無可替代

子之燕居章　四書家訓曰夫子聖之時者也其根於心而彰於身者無非因時之妙時有事則有有事之氣象而時無事則有無事之氣象　淺說謂申申夭夭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中和之說在圈外此亦偏程註所以圈外者蒙引得之

甚矣吾衰也章　張彥陵曰不形諸夢而猶記於心夫子果未嘗一日忘周公也　翼註曰此為不能行周

公之道而發非為血氣與歎也　甚矣吾衰是說氣不復夢周公則見得志之灰蒙引極明存疑謂聖人所謂衰是志不是氣而又謂若時見用則志又在矣畢竟不是蓋志是隨氣而衰夫子既歎其衰使此時若見用比壯年時畢竟有欠缺處但要曉得不是絶然無用耳　程朱解夢字不同朱註似兼得程註之意　圈内無復是心心字與程註存道者心心字亦不同圈内心字專指行道之心　程註心字則是說心

之本體　以此節與從心不踰節同看則知程註行道者心四句之意　夫子此歎蓋有欲及門接續其志之意夫苟有能接續其志則夫子雖衰亦不衰矣

己酉

志於道章總旨　此章大意只是有序而不遺朱子先後疎密四字最精而所謂先後者有三所謂疎密者亦三以道德仁與藝對看是先本後末從道德仁內分看是先粗後精此二意是本文正意而又有在本

文外者以小學之藝與大學對看則又是先末後本此皆先後之序也所謂疎密之等亦當如此推之

圈外先後只是以道德仁與藝對看故又著輕重本末內外六字若以道德仁分看便著後六字不得

雖通是心上工夫而有內外本末之殊　雖到底只完得一志只完得一道而有先後淺深之別內外本末之殊　此當與興於詩章參看　李毅侯曰志於道者夫子十五志學是也據於德者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是也依於仁者五十而知天命是也志道據德是知之好之了依於仁則樂矣此章以依仁為極詣游藝在依仁後直是道理爛熟無適非性命之流行矣

志於道章 朱子既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又曰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前說勝說約删後一句有見蓋志貫乎知行之内不得專屬知 每句皆當交互講如道不可不志而志又不可不於道下三句皆當

如此推之　附翼註曰當先從志字說起如云志何在志於道不可先從道字說起過至次節亦云志而堅之則為據據何在據於德亦不可先從德字說起下俱傚此　李毅侯曰時文先講志據依游徐轉道德仁藝者非是　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　翼註曰游字固不遺情於此亦不溺情於此涉而不留之意行在水上曰游沉在水底曰溺　李衷一曰君子終日理會心性志道據德依仁豈是空空說玄說妙

但未依仁以前工夫見藝與道猶是兩件游藝在依仁之後即仁即藝即藝即仁信手拈來都是道妙所謂仁體物而無不在是也　唐荆川曰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閒非特以日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爾蓋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灑掃應對

精義入神只是一理　荆川是兼小學之習藝說註先後輕重内外本末解慶源輔氏及胡氏之説是一樣程氏復心之說又稍異余初收胡氏之説細玩乃知程氏之妙

自行束脩以上章　張彦陵曰此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　錢弘人曰聖人特借束脩說來全是鼓舞後學之機權曰吾未嘗無誨只是要吾人領會此意欣然自得不徒曰大道為公已也　當與不保其往

有教無類同看

不憤不啓章　張彥陵曰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也　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憤悱在未教之前反復在已教之後　不啓不發正欲使之憤悱以受吾啓發非以啓發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三隅只是借言推類　要看不啓不發所以使之憤悱一段精神了凡謂是婆心不是鐵面妙

翼註曰憤是不知此理而不安於不知故發憤求

知悱是將知此理而知猶未徹故在口中半吞半吐不得說破憤者意全未開故啓以開其意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　又曰一隅是道一端三隅却不是道之全體蓋使悟其全體則又何復告之有反三隅者只借言其類推之多耳　存疑曰憤悱只是一般人心未通則口亦未達心通則不悱矣看來朱子雖合憤悱為一節其實自有淺深不是一樣存疑不是　悱較深於憤反又較深於悱而憤悱

反三者又各自有淺深如顔子之好學亦是憤孔文子之好學亦是憤悱反皆當如是推之朱子以時雨化解啓發與孟子之時雨化亦稍異如憤悱而啓發之是時雨之化三隅反而復之亦是時雨化憤如顔子而啓之是時雨化憤不必如顔子而啓之亦是時雨化凡秉其候教之者皆是也若孟子則專指其上一層而言之耳　張南軒曰啓之發之亦只是舉一以例其餘若泥象作解終為言詮所縛聖人所以有

不復之教正為學者憤悱地也　只是舉一以例其餘蒙引亦主此說　孫淮海曰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　若依朱子作兩節看則啓發復三字似一樣若如程子串說則啓發輕講只是舉一隅耳吾從程子　大抵學者憤悱之念最重悟性次之苟無憤悱之念雖以三隅反亦似難教旣能憤悱則又當看其悟性何如耳此先後之序　憤悱是從工力上說三隅反是就資質上說然質原可變易

則不以三隅反者亦是其所謂憤悱者未至耳　翼註曰不啓不發不復一例三平看勿以下一段承上二段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張茂宗母喪尚公主拾遺蔣乂諫曰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成婚未聞男子借吉娶婦也上不聽

用之則行章總旨　周季侯曰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

夫心性之學不作兩撅故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絕不著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露一毫意氣子路三軍一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裏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兢業業的心腸

用之則行節　李毅侯曰用行舍藏全重兩則字工是中濟世之仁藏身之哲一念俱舍所謂非韞非求無可無不可一身皆是易也爾時功名之士知行而不

知藏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夫子所以旁觀一世獨謂顏淵爲同調耳顏子王佐之才可以陋巷可以爲邦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蓋謂此也觀遽伯玉之隱見合宜夫子稱爲君子則顏子可知矣樂行憂違是聖賢絶大學問以篤信好學章參看自明子路好勇而卒死於衞靜躁得失閒學力見矣夫子所以裁之也　朱子曰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

有此事業在己分内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沈無回曰兩句合看方見其妙精神全在二則字上有進退脫洒無一毫係累之意要知轍環周流未嘗不藏簞瓢陋巷未嘗不行方是素位之學夫子與點正同此意　翼註曰用舍淺淺看略有用機便可行不必說到泰運開明良合舍亦倣此如魯受女樂三日不朝是舍孔子行是藏

又曰二則字要體認先事無預擬臨事無商度既事無排着全見圓活不滯處行藏以身言而道在其中　用之則行與忘義徇祿者有異與聖人之任者亦有異舍之則藏與潔身徇名者有異與聖人之清者亦有異總見得無意必脫然無所係累　用之則行非必於行亦非必於不行也舍之則藏非必於藏亦非必於不藏也兩句內各含二意不必分說而又互看也大全雲峰胡氏未免支離所謂用之舍之者皆

以義論不以命論朱子說當玩　所謂不用而行不舍而藏者又各有二種說見下　用行舍藏當以九等人合看若以命論用舍雖用之則行者未可謂能盡行之道雖舍之則藏者未可謂能盡舍之道聖人所謂用舍以義論不以命論也又有用之無可行者則其行不行無論也舍之無可藏者則其藏不藏無論也此四等者皆未可與聖賢比擬也若夫有可行矣有可藏矣而或不用而行舍而不藏非忘義徇祿

之士則聖之任者也或用而不行不舍而藏非潔身徇名之子則聖之清者也皆不得為第一流人也唯子與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所謂聖之時者也顔子雖未達一閒而去之已不遠矣　或疑伊尹伯夷非不用而行不舍而藏者曰雖不如此然未免多一必行之心多一必藏之心便不得為脱然無所係累子路之行三軍近於任者也而於伊尹之任又有别樊遲之請學稼近於清者也而與伯夷之清又有别

又是二等九等之外更有不知命與不安命者　未在位而進用已在位而久用皆是用未在位而不進已在位而不留皆是舍各兼二意　用則行舍則藏未嘗有心未嘗無主（壬申四月）　存疑謂用之則行無必於行舍之則藏不難於藏只重一邊是謝註意不必用　翼註曰我與爾我和你也不作許與之與要見相信之意不可講誇了下二節與字又是相與共事之與與此不同

子行三軍則誰與二節　成是決斷意是成就之成不是成敗之成大全甚明但此處對子路說反不重在此若曰不徒貴其能成也貴其懼好謀而成者也

翼註曰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與顏子而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强聯合臨事懼謀不過就行三軍一事言耳不可以文事武備並論又不可謂時行時藏之人即能懼好謀之人甚失淺深過接處只當閒閒遞去找處當云夫子言此蓋欲抑子路勝心

客氣漸養漸純即以造於時中之回可耳寧獨行師哉不然夫子常許由治賦而此顧不與行師何歟

李毅侯曰此章全是聖賢沉幾觀變之學用則行舍則藏須知其中便有兢兢業業一片懼的小心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須知其中便有動九天藏九地得行藏之妙用在不必粘合而意自相通

富而可求也章　朱子曰言富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翼註曰

如字乃轉語詞非設言也一說其如命之不可求何傷巧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春秋時齊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未幾為楚子所殺按苟非其道雖不求而富猶不可恃所謂無

基厚墉

子之所慎章　袁了凡曰齋者禍福之機戰者存亡之

機疾者死生之機聖人不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是故慎之丘毛伯曰其慎齋也非倖福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子在齊聞韶章　徐儆弦曰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即感天機之相迎也不知肉味要摹寫他心與樂契兩妙於忘的光景不圖句不是前此未信今始信也乃深幸已得聞之之詞　徐岩泉曰天地閒凡形氣相軋而成聲如風行雷轟川鳴谷應草披木

撼禽語蛩啾皆韶也韶在千古如一日斯理初未嘗忘舜得真機而作韶以宣洩之耳故舜不在先孔不在後作者非舜聞者非孔皆天地自然之妙也　在齊聞韶或是在魯未曾聞而在齊始聞不必謂魯樂不如齊大全馮氏說恐未是　中聲自在天地間也夫子之心亦自有中聲也則無在而非韶也無時而不聞韶也何必在齊而始聞然猶可曰以今日之韶合之昔日之韶自此始也又何必學何必三月學曰

不必學而知者其情也必學而知者其文也未習其文未嘗不知其情也習其文而益見其情也要之夫子之聞韶謂即舜之聞子也可謂即子之自為聞也可夫子之學韶謂即舜之學子也可謂即子之自為學也可而其相契之至不覺習之誠而歎之深矣此所以不知肉味而有不圖之歎也　不圖之歎是三月後一段相契光景如此然又須知三月之前已有此一段光景三月之內無在不是此一段光景若有

淺深若無淺深最要體味　佐案曰看來季札之贊也還落第二層　后夔不能述季札不能贊

夫子為衛君乎節　李毅侯曰冉有欲得夫子以折衷非私議夫子也子貢資識明敏輒之不可為已略見之特求夫子一照勘耳

入曰伯夷叔齊節　吳因之曰冉有子貢之疑決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嫡孫但當時蒯聵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不以為君而公子郢又

不肯受使輒不立則衞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為重或者父子為輕穎悟如子貢而未能決以此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所係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絶矣怨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釁能無怨悔不知先人世守之土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當

曰固無逆討後日又何悔恨由此觀之君臣父子之閒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兄弟無較輕重之理衞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為也　兩次問答存疑欲俱作槩說者非只主遜國說為是　翼註曰賢人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　四書家訓曰古之賢人直指遜國說怨字直指遜國之心說不必暗指仁字雖合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說此處乃重在天理

之正上蓋當時輒亦或託於人心之安故當專在理上分别雲峰之說甚妙恐乎之問亦是疑其未盡合理而生悔不是謂合理而後又悔也　如公子郢亦未必便是仁則是所謂合乎天理之正而未必即乎人心之安者　翼註曰夫子不為只在忍心害理上斷之　胡康侯謂季札辭國以生亂司馬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義朱子曰可以受可以無受　許敬菴又云正名之論夫子尚無因而發而處衛之意諸

賢亦莫測其微此為兩賢占地步

飯疏食飲水章　張彦陵曰凡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水曲肱而樂亦在焉浮雲富貴亦只是此樂趣耳　孔顔樂處不必他求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孔子之樂如有所立卓爾便是顔子之樂　杜静臺曰樂在其中正是相忘於義處視不義富貴如浮雲即是以此樂視之　疏食飲水於聖心亦如浮雲翟　大全辨

卓菴張氏曰樂字照下不義看全是不愧不怍暢然自得處　李毅侯曰吾輩欲尋孔顏之樂當從事曾子慎獨之功

加我數年章　張彥陵曰此章當以易字為主易者變易以從時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便是無過　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說

周季侯曰學不探原縱依傍道理終滯格套其於天地變化之妙吾心無思無為之體終不相合此便

是過此即算大過不是小過　夫子真正覺得性體圓融理事無礙些亳意思了不可涉故深有味於易而言之其在知天耳順之時乎　李毅侯曰易之為道也時而已矣聖人上律天時自仕止久速之大以至動靜語默之微無非易也　易當兼不易變易說過當兼心過身過說　楊慈湖曰聖如夷尹惠而猶過於清過於任過於和而況未至三子者乎　李毅侯曰易大過卦乃是大者過大謂陽也與此無干　此章當與開

韶章同參

子所雅言章　張彥陵曰按雅字訓常字分明是經常之言對異端曲學看下面詩書執禮正應一常字全重切於日用意　不但對異端曲學還是對性與天道邊多　或曰三經之原本出人心人心之理皆載於經夫子以先王之訓示人總歸到心學上來須在人心上描出詩書禮勿止在經上發揮　沈無回曰夫子渾身是思無邪執中毋不敬故隨日用閒拈起

便是非有意雅言也經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記者從旁窺之若以為雅言也　又曰記者記夫子之言多矣如子以四教子罕言子不語皆列其目而止而此獨多著皆雅言也一句何也此是述詩書執禮而又尋味之詞蓋恍然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不然多著此語幾於贅矣　副墨曰子雅言皆三經非以三經為雅言也要識得　執禮蒙引存疑看得好蓋禮字闊曰所執之禮則專主日用者言此與僕

峯說合註非徒誦說而已似不必拘葢詩書亦不是徒誦說者恐難說　易未經賛述春秋未經刪定故不容泛及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四書家訓曰講此節要得子路代言方妙　張彥陵曰奚不與云爾相叫應俱是代子路說開口說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心之激昂處為憤人心之活潑處為樂樂就在憤處見之　未得則憤然憤中亦有樂已得則樂然樂

中仍有憤如此兼説方是若謂不必分已得未得則非 此樂字與樂亦在其中之樂似微不同須細參

祝石林曰出迷入悟關在一憤小憤小徹大憤大徹不憤不徹唯孔子而後憤憤而後為孔子令人飾一行作一解便耿耿在胸中謬以為如是如是其何能憤 以此講發憤一句亦佳以此貫通章則不可

憤樂而忘食忘憂則總見其全體至極不知老則見其純亦不已雙峰以全體屬憤樂至極屬忘食忘

憂蒙引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此兩句不可分貼看來俱未是蒙引說附下　蒙引曰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此兩句不可分貼須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見小註所解或未然蓋夫子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　按蒙引之說甚是余初誤駁庚子三月初五因覽淺說始悟　憤樂還只就逐事上

見朱子之說精矣不必說到本體其所以能憤樂如是者則以其本體之至誠無息也所謂至誠無息即註所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也如蒙引之說則似從憤樂後見其全體至極如雙峰說則似就憤樂上見其全體至極又俱似連全體至極亦就逐事上看如龍溪說則又專就本體上說憤樂皆不能無疑若雙峰所謂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則似明

析疑曰志學至從心節節有箇

發憤在　李毅侯曰夫子十五時已上達七十時猶下學　佐寀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即憤說即樂也　蒙引曰聖人自言雖只自狀其為人然其所以教子路之意亦在其中矣此語恐亦非葉公所能領略者意在教子路居多按此說亦偏聖人此語教子路教葉公教天下後世之意俱有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吳因之曰此章不重辭生知之名見求知有道非好古敏求不可　李九我曰以不

學而知為聖人連生而知之都認差了

子不語章　陸象山曰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東萊博議所謂怪生於罕而止於習夫子之不語怪本無怪之可語也其說最精力亂神皆當以此推之力生於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則本無力之可語也亂生於失其本心亂臣賊子莫非性善則本無亂

之可語也神生於人之不知知之則幽明一理本無神之可語也　按東萊之言亦只是不語中一件不可作正解壬申四月廿七

三人行章　張彥陵曰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概交接舉行以概日用舉善不善以概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李毅侯曰參苓蛇虺皆藥籠中物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語更妙雖莽操懿温莫非師也　三人我師又曰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無友不如己者不同處可味

天生德於予章　此與匡人章另是一樣議論與公伯寮章不同與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是聖人以天命在己自信安命之說不足以講此命不足道之說亦不足以講此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謝顯道曰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

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烏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隱聖人亦烏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為有隱乎我者也　翼註曰首句乎字非料其疑全是喚醒他　沈無回曰隱字不就言說是對顯說　吾無隱乎爾爾字蒙引作汝字解言無所隱於汝看來不必即作語助解似捷　焦漪

園曰孔子非無隱也欲隱而不得也　翼註又曰此章一說云行字即指躬行學者以言語觀聖人不知聖人以行教不以言教也此說較註略差觀註行字只作往字無行猶云無往包得作止語默　又曰當時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似乎把高深者隱匿在心中但把卑淺者教人故疑其有隱不知道無卑高無淺深作止語默非卑也非淺也分明把妙道精義在在處處示人如以物與人一般與字正對

隱字看　程註及存疑是教不躐等之意呂註是鳶飛魚躍之意看來似當兼說圈內註亦渾融上察之說似明　須知程註所謂才氣高邁者未便是中人以上與中人章參看方知　予欲無言亦不是竟不言所言者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執禮而已壬申四月廿八四時行百物生天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於穆不已者天未嘗言之也然果能熟察於時行物生而於穆不已者昭然可覩矣若使諄諄焉日以於穆告人而反

晦矣壬申四月廿八　此章看來只是教不躐等之意二三子以夫子為隱者但聞夫子之文章而不聞言性與天道也夫子云無隱者則以文章中自有性天道也但欲我言性天道則固有其候焉而不可躐等也蓋教之不能不似隱者教者所無如何也而要之實非隱也壬申四月廿八　析疑曰是丘也要見得尋著丘處不是容易

子以四教章　湯霍林曰四教有由博漸約之意　文

行相須而有先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先後饒雙峯謂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似未是忠信大全諸家只根行來蒙引謂疑通管文行二說不同　存疑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行之事也看來克復敬恕亦是忠信之事不可專屬行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總旨　張彦陵曰此章總重在有恒上　周季侯曰聖脉到底不絶陽明先生所謂滿街皆聖人也夫子此論見得人有恒心便人人

具有聖胎人人可做聖人却自被習心埋沒將聖人種子撇向深坑豈不深可痛惜全是要人惕然自返之意夫子發言之旨全在末節兩斯可矣正從難乎有恒句發脉　雙峰謂聖人是天生的君子是學而成的存疑謂聖人是至誠的人君子是誠之者皆不是蒙引以大與化分看是也　大抵歸與章是思狂有恒及行已有恥章俱是思狷俱當與必也狂狷章參看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節　張彦陵曰聖人不就神明
天縱上說要從實心而造其極者言方於有恒處為
真切不得而見非言聖人之難正深冀聖人而慨然
發此也　翼註曰全要得夫子以慨歎而寓儆省以
儆省而寓期望之意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節　張彦陵曰兩不得見俱要
就人自己斵喪說纔是聖人勉人意兩斯可矣俱是
望其由此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也沈無回曰聖

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千聖之脉

又曰君子是中行善人近狂有恒近狷此即思狂狷意　愚意善人是中行有恒是狂狷沈説未盡善姑俟再定

亡而為有節　張彦陵曰為有為盈為泰只是虚描他一箇妝點的模樣　王永啓曰有恒者自忘其與聖合居心常屈於君子善人之後不知已足幾聖人無恒者自昧其與聖離造事常凌駕於善人君子之先

不知且難乎為恒人　亡為有三句只是要冒為聖人君子善人的意思此說得極明　沈無回曰三代以上聖人多而後日少者以為之者之衆也不為縱不至聖聖胎猶在為則脉斷矣　存疑曰蒙引云或以本無是善為亡未實有是善為虛未能該衆善為約者非也有恒以質言不可說涉於學去此說人所未到按或說甚妙詳其語意是解亡而為有三句未嘗以有恒說涉於學去不知蒙引何故不取若朱子

以虛亡對說而以約為就用度上說存疑又謂三句俱主錢財說此本非正意聖人姑借此以示例耳余俱有所未安也　亡而為有三句俱兼語言張大容止華飾看　附翼註曰亡是全無虛是所有者少約是所有未甚多分淺深看有只是有得盈是所有的充滿泰是所有的甚大亦分淺深看

子釣而不綱章　王弇洲曰釣而不綱廉無咎乎弋不射宿靜無咎乎豈唯得聖人之仁亦所以教物也蓋

云貪則取之動則取之以戒世之貪得而妄動者也

翼註曰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

此春秋所以書焚咸丘也　此可見聖人無意無必之心亦可見其參天地贊化育氣象　唐中宗景龍二年遣使之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與其拯物豈若憂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吳因之曰世人妄意生知而

又厭薄學知則不知而作者蓋或有之而我則無是

此只借我立説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三句緊承上來足上我無是也知之次要善看言我雖不能合下便知却因此方法亦可求到那知處正見其無不知而作與首句緊相應一節語意總是欲人從多聞多見上求知而不為妄作意　此章段落麟士説得好首二句未是謙詞多聞以下方是謙詞亦本大全南軒説也註似未妥　不知其理兼當然所以然之理為是蒙引只以當然解南軒專以所以然解俱未

備　百方家問答牛春宇曰作字斷就作事說蓋不知而作不是冥行取悔之人分明是厭聞見之為障而自作聰明者　此章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但做行字看自明不過是知行先後之序　聞見二字解詳見干祿章　況無回曰夫子嘗語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而此復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至於擇識則由粗見精由博歸

約聞見之知已莫非德性之知矣此正一以貫之及其成功一之境界也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間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孰為上孰為次也　大全辯或曰次對生知說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

互鄉難與言章總旨　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淺看了聖人　王宇泰云於此見聖人心體如鑑之空如水之明物來

即照物去則化不億不逆唯有見在一念今人紛紛計過去未來所以動成妄念

互鄉難與言節

人潔己以進節　張彥陵曰愚按吾人本來面目原無一毫夾帶故習染雖汚當體可以立洗聖人與潔之念不惟許其自新并可破吾人等待之見　翼註曰人字泛說末後方找童子為是潔字勿看太深一念悔悟便是潔就在進上看出

仁遠乎哉章　張彥陵曰在我字體認我者仁所凝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　此蓋為己放其心者發

翼註看首句不是集成云首句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此說是（戊辰十一月）

圈內反而求之即此而在與程子所謂為仁由己及大全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說似微不同若專主程註則斯字義不出若專用圈內又易涉陽明良知話頭須兼說　李毅侯曰其實仁不遠於欲之時并不遠於未欲之時不遠於至

之時并不遠於未至之時仁者人也剝落中生意自在任憑極不仁之人總非能遠仁之人此説是　衡齋云論其機之捷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論其體之微則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翼註曰論工夫則終身體之而不足論機括則一念提之而有餘蓋仁者心之德才一收歛則此心便在斯字機括學者宜於當下認取壬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總旨　此章不必為昭公回

護只要見得聖人所以周旋於君父之閒者當與直躬章合看朱子雖亦有昭公不得已之說然却不重聖人於君父之失可諱則諱之不可諱則自受其過可也斷不以失歸君父而自處於無過如此則既不失天下是非之正而又不傷我臣子之心此章大意如是南軒之解最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節　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概而答都是囫圇語與諱君失意不相

干

孔子退節　四書家訓曰孔子別司敗而退者知他必不滿知禮之稱倘再面證如何答之亦委曲為公意也　翼註曰黨只是匿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類之黨　謂之二字指昭公說為是大全吳氏之說不必用

丘也幸節　翼註曰茍有過過字虛泛不要一字染著黨君觀茍字必字是泛就平日言人必知之只是幸

人之知而已不終於莫覺非幸可改之意　大全辨中洲金氏曰聖人說苟有過人必知之寓意最深婉使天下知吾過而思吾之過所由來則禮自明於天下此正聖人愛禮苦心語氣與上文不即不離妙在全不粘帶娶同姓　又曰丘也幸句因思司敗此等議論是千古公案一毫掩飾不得三代直道猶存末季隱寓為世道幸為人心幸之意須知此過是改不得的或云幸而得改非也

子與人歌而善章　張彥陵曰此聖人樂善無窮之一端特借歌以見之　翼註曰此見聖心善與人同

此章即大舜樂取於人之心　集註取與二字與孟子稍異孟子所謂與善即在取善内看出是一件此取與二字是兩件新安陳氏之說要活看然此章與孟子實相表裏沈無回曰歌而反反而和不知善之在彼不知善之在我也最透　翼註曰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深　顧麟士曰眼目只在一必字

他人或有不使反之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矣按麟士此說正與集註合余初欲專重反之者誤蓋此和之不是泛然倡和乃是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故存疑曰和之何以見為與舍己歌而用彼歌以和之見彼以善為吾用這便是稱許之也說得最明知此則知麟士之意矣則知集註之意矣

與人歌是同歌反則使之自歌和則子之自歌雙峰最明余初說甚謬大全朱子亦說得不分曉想是其

未定之論余初說之謬所自本也存疑謂夫子自輟其歌使其更端再歌一番亦不是蓋第一番子與人同歌似當歌畢了然後使復歌不必云自輟其歌存疑亦似因大全朱子而誤此節余戊戌所看似未是今改正庚子三月初七　看來註謙遜審密從反之上看出氣象從容不掩人善從而後上看出誠意懇至則反之和之而後上俱有蒙引以使之反貼誠意懇至似未是辛丑五月十四　必使反之未是取乃是為取之之地

而後和之正是取而已兼有與之之妙集註當如此看余初說亦似未善姑誌於此以俟再定壬寅五月廿二

反之和之兩層意俱重說約最是註中從容誠懇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五意兩層内俱有壬申五月朔

文莫吾猶人也章　此節上下兩項皆有自謙之意大全最明謝註單以下為自謙故居圈外　李毅侯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果可緩乎謂夫不能躬行則無為貴文也　張彦陵曰不曰不得而曰未之有得

必欲見之躬行而後已

若聖與仁章　此與默識章若單看蒙引則甚為直捷若據前註謙而又謙之說及此章雙峰饒氏之說則不能不生葛藤俟再詳之　聖與仁據大全朱子則俱以地言據蒙引存疑則仁以理言朱子為是　沈無回曰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從為與誨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為與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喫力工夫也

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終始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

鄭申甫曰不厭不倦乃天機不能自已處非思為之所能及以其一團生機自運如天輪然終日運旋無有停息若著人力推撥縱勤終有閒歇時令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真不厭不倦也　李毅侯曰不厭不倦正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　王觀濤曰弟子泛説非公西華自謂

正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上

子疾病章　徐鴻洲曰夫福善禍淫理之所有禳災祈

祐理之所無聖人不無所有使知照鑒不虛不有所

無使知淫祀無益

奢則不孫章　翼註曰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

不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也此與林放章不同

纔奢便是不孫其流則又必至於過度僭上二意

兼說方是存疑說約單主流弊說未是　宋羽皇曰

若説固猶有好處安見與寧之旨唯先將固字説得他獘處乃愈見奢之可危　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於不可無文采　又須知文采亦所以為名分無文采即無名分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但有甚有不甚之别耳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儉愈於奢固也然有儉於此而失於彼者雖躬行節儉無補於治如漢文身衣弋綈愼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可謂儉矣至寵幸鄧通

賜以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是儉於其身者所失少而耗於嬖倖者所失多也

君子坦蕩蕩章　張彦陵曰此章是摹寫兩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寛廣意戚戚之上加一長字便見一生營營處　按此說亦本大全胡氏所謂天下唯平易處最寛廣　徐儆弦曰君子檢束中受用活潑蕩蕩自戒懼中來小人放浪中自沉若海戚戚自無忌憚中來　翁子先曰君子之心無一

物罣礙逆境亦自洒落小人之心多私欲牽拘順境亦常拂鬱　李毅侯曰聖人一生真實受用止一樂字坦蕩蕩形容樂字也　杜静臺曰謂之坦蕩蕩真如行於平原曠野之地泛於汪洋千頃之波更無崎嶇礙足淺澀閣舟所在　坦蕩蕩厚齋馮氏之說極直捷原非以坦字當常字也細味可見蒙引存疑似太拘其說附下　附蒙引曰坦蕩蕩猶云光煜煜不可以坦字當常字對長字　附存疑曰註坦平也又

曰蕩蕩寛廣貌是兩德小註蒙引都作一意說　又

附李毅侯曰坦即中庸居易易字而蕩蕩正形容其

所謂坦

子溫而厲章　翼註曰既曰溫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

顛倒重複也溫而厲者時溫而厲在溫中溫為主也

威而不猛者時威而不猛在威中威為主也恭而安

亦是安在恭中非恭外有安　此與溫良恭儉讓不

同　唐荆川曰聖賢胸中一物不礙謂之脫洒江左

之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亦謂之脫洒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十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十一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翼註曰至德德字用植綱常維名節等語暗切下文講　又曰下二句總見至德勿以三讓見其德無稱見其至蓋三讓意重無稱意輕　又曰讓於商非讓於周　泰伯是知其可

有天下而讓故蒙引曰其實是曾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最妙　觀集註序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一以商道寖衰二以周日强大三以季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段要看得好此時太王尚未有傳昌之志假使泰伯克從則昌為之佐如周公之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惟其不從然後有傳歷及昌之意至於欲傳歷及昌則翦商之志已決而不可違矣泰伯所以知之而去其去

之意只是讓商不是讓周故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也

集註正意如此至於與仲雍俱逃被髮文身亦不可用以安王季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謂之讓周此只是帶說非正意蓋泰伯既自以翦商為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與弟者則以翦商者亦聖人之不得已也各行所志可也　百方家問答湯海若曰以國讓王季是以商天下之故讓也以商天下之故讓者不是要王季之子孫翦商而取天下是要輔商而安商

之天下也辛酉三月始見此說　竊意太王之欲翦商在小乙商道寖衰之日向使泰伯不去則高宗不必中興而牧野之師不待辛紂矣高宗之中興泰伯之去成之也三以天下讓如此看似妙然先儒未有及此者姑再詳之　民無得而稱是說其先事而去並不見讓之迹不是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之説

附汪揩九曰讓未有不兆亂者觀春秋時事可知即伯夷亦未為得也夫孤竹君之欲立叔齊也其平日

豈無幾微見於辭色之間者必待遺命而後知之乎有其意而夷不去則父之心必不安有其命而夷始去則弟之心必不安一舉而父與弟俱有所不安焉故夷未可為得也必如泰伯而所以處父子兄弟之間者盡矣

恭而無禮則勞章　張彥陵曰當恭而恭當慎而慎當勇而勇當直而直　陳伯玉曰失之太過便不復名為恭慎勇直非流弊　伯玉之說與蒙引極合　註

弊字要活看不是流弊只是病字意蒙引極明

君子篤於親節　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皆是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有罪必宥皆是　王陽明曰若合上節當重禮字　大全辨㞢山張氏曰唐貞觀四年濮州刺史龎相壽坐贓免上以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朕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復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去按故舊不遺可

也有罪而私之則不可魏徵言可法
曾子有疾章　翼註曰此曾子以守身事親之孝訓戒門弟子啓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言所以保身小子二字望門人亦保身也　又曰引詩中即寓保身正意與别處正意在上而引言證之者不同　又曰讀者以而今而後作一句非也而今二字略讀而後吾知免夫一氣讀而今將死時也而後方纔也不然死後何知　顧涇陽曰戰戰兢兢乃吾

性體流行沒些子放鬆處如臨如履猶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而語加嚴切耳非有所憂患恐懼之謂也吾知免夫此是難免的意思非倖免的意思　薛畏齋曰父母生你出來便要你盡這箇道理臨死將這身體還他方謂之無愧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為這箇念頭臨死纔了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戮辱無異

曾子有疾章　李毅侯曰曾子之意蓋以脩身為本也

正心誠意是上半截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下半

截事堯舜脩已以敬便是這工夫　袁了凡曰俱就

臨民時言總是脩已以敬　須知首句是君子所貴

乎道不是道之所以可貴　佐案曰所貴乎道只一

戒懼精神但周身脉絡分領之以出者若有三耳

遠暴慢等不是道是貴字意是工夫暴慢遠方是道

舉一籩豆凡瑣務皆在其中　高中玄曰斯字有

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顔色就要近信纔出
辭氣就要遠鄙倍葢脩身之事不敢放一些空隙也
朱子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四句　又曰暴
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　瞿昆湖曰辭氣二字並重
前輩有氣是綱辭是目之說同是一句説話或出之
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故辭之有氣猶顔之有色都
要重看　吴因之曰這全靠心中有主若學問無根
縱十分脩飾得好也只做得堂堂乎張也　操存在

動正出之前省察則在遠近二字動正出三字只是
閒字語類所謂人人如此是也陳氏謂操存則在上
三句省察則在下三句猶未透蒙引又謂集註學者
所當操存省察云云在此三句外此三句舉見成者
而言亦謬　淺說曰斯字當則字看非戒勉之辭三
事皆以其能如此者言而謂其為君子之所貴便見
敬子之不可如此矣戒勉之意在言外　按淺說與
蒙引之意同與集註改本亦不相悖余初以蒙引為

不是似謬也存此以俟再定庚子三月初八　沈無回曰教其重本以該末非教其舉本而遺末也

以能問於不能章　通章以克己為主　張彥陵曰上半截有歎羡追思意與泛論不同　周季侯曰曾子把自家比照到顔子心境上去覺得其造詣之妙故追而思之不是鋪敘他學問語意全重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模寫須索從他好問說來方可想像這段意思此曾子最善形容處也若無二句承

上二句點破他心事不作推原說　能與多細玩大全蒙引只是一件而有淺深之分與有與實一例皆屬知犯而不校則屬行若依通義許氏之說則能與多又似分知行似重疊了　沈無回曰犯而不校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為老莊矣此說是　義府云茍知物我之無閒而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校之者矣　析疑曰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大全辨王龍溪

曰顔子嘗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非也我以非理加人人以非理荅我此乃報施之恒所謂出爾反爾烏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顔子之不校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大節蒙引以事變言淺説就君子身上言俱是看來淺説尤直捷　張彦陵曰君子二句只反覆以致歎美之意非抑揚口氣

士不可以不弘毅節　要重提士字當云人不可以不為士既為士便不可以不弘毅　紹聞編云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運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　翼註曰弘毅在心體上說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有容非容人只是容得道理與執德不弘反看　弘不是度量寛容度量寛容只是弘內一件　弘至大毅至剛　張彥陵曰本文雖把弘毅說起然弘毅處就是仁　王陽明

曰仁人心也心體本是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耳弘非有所廣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其實即是仁然仁是理弘毅是所以體此理不可謂全無分别 四書家訓曰弘毅是心體仁是心體中所載者必是心體養得常淨常定此理方有安頓有以弘毅就作仁看者少差 程自遠曰不毅之弘非真弘不弘之毅非真毅惟任之遠故重惟道之重故遠 此是深一層解

仁以為已任節　張彦陵曰唯任之而後見其為重

徐自溟曰重字在己字上見蓋人可以分任便不見

得甚重為己任云者此在己之獨脩獨證人所不及

致力之地所以見其任之重也

興於詩章　張彦陵曰按夫子從詩禮樂上拈出人心

學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還要見得詩禮樂之

重今人動曰人心有真詩有真禮有真樂是聖人作

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　程子曰興於詩便

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　沈無回曰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實益令人動曰人心自有真詩自有真禮自有真樂試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令日與之言詩日與之習禮日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令人之說是聖人作經之精意非後人窮經之實學果爾則先王之太史

陳詩春官典禮瞽宗合樂俱是瞽事此便是清譚禍世之作偏開人廢棄經學之漸故不可以不辨　依史氏解則志道據德依仁只解得興立成三字詩禮樂則其所以至於此者也但興立成與志據依有成功用功之分蓋興是已志道了立是已據德了成是已依於仁了不是說要志要據要依　朱子謂興立成只是游藝一脚事而史氏以興立成分配志據依似不相同然游藝原與志據依並行存疑志道章解

甚明如此則史氏之說與朱子自不相背而并可明游藝句矣但此與游藝微不同者游藝是該終身而言志據依以前如此志據依以後亦如此與立成是以其成功之際言然亦須知到成之時非便置詩禮既成之後亦非便置樂　蒙引謂詩禮樂皆在外看來詩禮樂自當兼內外說但內外不可對舉所謂內者亦即寓於其外　存疑鹽硝之說另是一樣說當善用　唐荆川曰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

心森然形者之不為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與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之者不為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

民可使由之章　朱子曰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　翼註曰非謂民皆無知但非上之所能使亦不

可說强使民知則反鑿其性等意蓋不可使只是不能使不是不當使　佐案曰使字與孟子不能使人巧義同　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亦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　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

徐鴻洲曰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　莊忠甫曰如教民忠君敬親者實也因忠君而至不得齧路馬因敬親而至式齊牛使人若曰牛馬且不可犯况

其真乎此權教也權者立之以偽而行之以誠使民以為固然而由之可也若明言其權以示人則人以為偽而不肯由矣 葢路馬其流必至於背君聖人知之而有此禮此正是實理何謂權何謂偽耶

好勇疾貧章 張彥陵曰按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 好勇疾貧看來即作不仁之人看似妙但不仁之人不止是好勇疾貧者 處不仁之法如何曰先王之世教養道備則自無此後世不幸而遇之則

唯簡身脩政以臨之至誠善教以動之明賞罰以示之待之恕防之密誅之不終日則亦庶乎其可矣

袁了凡曰待不仁之人當憐念之教誨之或懲創之甚則放流之而不與同中國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商任沙隨之會垂戒於春秋病已甚也　大全辨惟適張氏曰宋元祐間呂惠卿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録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後患公著曰治

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可使自棄耶按此深得不為已甚意然偽周之禍張柬之不從薛季昶劉幽求之言卒使三思再亂此則去草不去根之明驗又不得以已甚為辭也在審其輕重緩急何如耳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才淺深則不露天下矜己妒人之態多出於小有才之人未有以周公之才而驕且吝者曰如曰使總之

只是設言　大全辨或曰驕心是傲視天下吝心是要獨專其美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不顧人家國用人行政一味恣己聰明直恁前去耗喪元氣皆不暇恤其為才美所害關係不細故君子之才不可無小人之才不可有　無驕吝便是休休氣象　朱子謂驕生於吝看來驕吝還是相生的非吝無以為驕是驕為枝葉吝為本根非驕無所用其吝則又吝為枝葉驕為本根如此互看更妙　析疑曰學者縱有獨

得之見亦天下同得之見也何得吝為己私　又曰驕吝正為足觀之念盤據胸中耳故以不足觀說破其餘不足觀蓋鄙之也亦惜之也　曰其餘者種種伎倆原是德性中緒餘故善用之則為才不善用之則為剩技　此夫子特為負才者戒耳若夫用才之人則又不可以其驕吝而遂棄之也但當有以駕馭之耳　己酉

三年學章　張彥陵曰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

約言其積久然亦是活詞至字不必另解只言念頭未嘗到彀上也須發他一段清淨的心體堅凝的志向恬靜的精神裒了凡曰近名之念即從務實處默潛滋或心下見得不真則自認以為學境而渾身已是欲境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即或念頭黙黙在此經過亦是至也　湯霍林曰好學亦不是枯槁忘世只是不以利禄動心即濟世亦是大學亦是不至彀　吳因之曰斯人也其於外慕之擾果以氣勝

之者乎夫氣未有久而不衰者也則其所養者純也其於義利之防抑有意持之者乎夫意未有久而不改者也則其所見者大也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元處士許謙謚文懿教人内外殫盡唯不教人科舉文字曰此義利之分也庶幾學不至穀之意

篤信好學章總旨　周季侯曰出處去就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段這局段須從心性上打合若不仔細參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有力做成豪傑手段畢竟不

是聖賢結果故夫子從篤信指出好學從守死指出善道有這學術識見纔不錯了有這道力力量纔不偏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恁地果决却又恁地斟酌既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可以轉動得他又非世上一種假操持假作用僅取躲閃得過方纔是箇真正識力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這種人儘自謂信得過守得正却不知墮落幾千丈矣這一章總於入世上勘驗出人心性功夫只拈學道兩

字時解只為把守字對學字便費許多周折 李毅

侯曰此章重好學善道四字上無信無守則悠悠泛

泛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即有守有信而或昧於時

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

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而或

見或隱悉當其可孟子以禹稷顏子為同道知言哉

如此看與行藏章一齊俱了 重好學善道講極有

理然正說原該四平備看可也 按四平之說本存

疑似不如周季侯李毅侯之說為融侯再定甲辰八月二日

此章與中庸尊德性二節一樣

篤信好學節　翼註曰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　又曰善道不必是死所當死只是守所當守　又曰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著力不是盡善之道　按存疑不是余初誤

收淺說最明 庚子三月初十

危邦不入節　管登之曰春秋之時危亂極矣夫子居焉入焉且欲以有道易無道何也曰聖達節賢守節夫子達節之聖也故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此蓋守之也非化之也　沈無回曰夫子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蓋顯然將身剔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已之常格所得拘者　學守分屬是大全饒氏解蒙引駁之最是

邦有道節　徐徵弦曰若邦無道而能汲汲濟世何可以徒富貴目之　李毅侯曰見隱二字與富貴貧賤不同見如見龍在田之見隱則卷而懷之也此所謂善道正由好學得來若有道而貧且賤則非隱也無道而富且貴則非見也故曰恥也此不但碌碌庸人多少有信有守而學問未圓者每蹈此轍

不在其位章　張彥陵曰愚按國家設官以分職各不相兼不徒明分守而已正欲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

所借以自諉耳世唯有越職自逞者反生當事者觀望之念唯謀不出於位之外則人人各專其責各治其事國家既免侵官之患亦無曠官之弊矣　不徒生其觀望之念亦且予以掣肘之患

師摯之始章　此章之意不是美關雎全在師摯適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　麟士解關雎之亂與蒙引存疑淺説不同未敢斷從姑存俟考

據蒙引解則是以終該始據麟士解則是以其最盛

者言　按畢竟蒙引說是麟士所引儀禮合樂三終正可見其至此猶臧如何便欲駁蒙引辛酉三月初十定

狂而不直章　翼註曰直是正直因志大故不屑為邪曲也　是非不枉是直有過勿揜是直表裏如一是直各兼言行此處直字似不必深看只指有過勿揜表裏如一二項說為是言行則仍當兼也

學如不及章　張彦陵曰二句總是狀為學之心不必作兩層看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

全在如恐二字　學無止境茍自謂已至必不至學無中立不日進則日退學無等待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皆是所以如不及之故皆是所以猶恐失之故不可分貼　朱氏之說謂學如不及已知所勉猶恐失之則勉而又勉似有病蓋此二句雖以心力分看然須知心與力是一時並用的

巍巍乎章　尤西川曰不但戀天下是與曰解使去已亦是與憂勤要保守他固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

是與蓋皆有一箇天下在胸中便為天下所動了舜禹之心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　翼註曰全節作一句勿斷此天下以勢位言不主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　存疑以好問好察非食甲宮解不與雖妙然須緊看他前動心二字蓋謂其甲宮非食為不與然有甲非而叫不得不與者謂其好問好察為不與然亦有問察而仍叫不得不與者舜禹之不與在心不在外也　當與飯

疏食章簞瓢章飯糗章同看須細認註不以位為樂句以憂勤解者非以行所無事解者尤非　王摩詰詩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意必如此乃可言不與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總旨　此章是以為君之功用言不是以為君之道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無能名是無能名其丕冒不是無能名其所以丕冒

成功文章是從丕冒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大小之分非有體用之分大抵此章與中庸發育萬物聲名洋溢同一意註德字須活看尹註無為而成似涉君道上說了時解以有為無為分者都本此此俱屬賓意非正意予前亦主此今細讀蒙引存疑知其謬也且有為無為雖作賓意亦不可分貼　附李毅侯曰大哉領起一章下因以則天形大哉以無名形則天以成功文章之巍煥形則天而無名　大抵此

章須從其功用之盛想出其運用之妙本源之深方是若徑從本源運用上說便是將賓作主 附四書蒙訓曰堯之則天亦非專以心體言自其德之充積於心而潛孚黙被於天下者言下成功文章俱在内

按依此則通章俱兼體用說亦似妙姑俟再定 壬寅五月廿八

大哉堯之為君也節 翼註曰大哉二字就是巍巍蕩蕩巍乎煥乎之總名下正句句形容其大 吳因之

曰首句下箇為字極有意分明謂堯首闢洪荒有為處大耳下文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 舜無為堯有為妙絶但即以本章為字當之則鑿 無能名在用上說蓋并其發見者人都看不盡所以為大若就體上說便非㫖時解類以無為講無能名以有為講成功文章不知無能名連成功文章都包在内是大而不可名非深而不可名也如何獨說得無為

翼註曰民無能名非民不能名乃堯之難名也只是

德之大不可以一德名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節　翼註曰成功是治功有成天下各遂生復性之意　就成功文章說無能名吳因之李毅侯皆主此與蒙引存疑微不同若云即其大之中舉其成功言之已不能名矣况能名其大也耶則可　沈無回曰見與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　問成功文章不足以盡堯不知成功文章外其發見者更有何事曰亦不脫成功文章但不止人所

見之成功文章其成功文章是無窮無盡的然此所謂巍巍乎煥乎者只就人所見之成功文章說不是說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其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在蕩蕩乎内　李毅侯曰維天風雨雷露皆功也而不能名其功也日星河嶽皆文也而不能名其文也

大全辨或曰此章要說得切實今皆說得玄虚看為君二字此章所謂德者以施諸治者言也非僅一身之德也不可名是不可指一件以名之非隱於無

迹也是廣大不可名非幽深不可見也　按此說最是但以註為誤則不知註正是此意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總旨　葛屺瞻曰此章乃言周之媲美唐虞者不在才而實在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節

武王曰節

才難節　張彦陵曰此節固是歎才之難實是贊周才之盛語意是即難以見其盛勿作不足之詞唐虞二句重周言

而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虞不際

唐則其盛亦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寥寥千載至周

再盛固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　翼

註曰九人而已雖似抑周又要提起説得盛時猶難

況其不逮者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節　張彦陵曰此節大意只云周之

才固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亦非不足於揖遜也觀

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　三分有二就民

心言非真畫地而分也以謂左右之作率字看服即帖服之義見其出於中心若衣之附體然無一毫勉强意　註以至德屬文王本文何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耶顧涇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為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沒其初心哉夫子槩而贊之曰周之德雖謂白武王心事

可矣

禹吾無閒然矣章　沈無回曰夫子贊堯舜不容口而於禹獨曰無閒然何也當此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云　三王之文明漸啓不得不示之以儉而儉而不適其宜唐魏之所以刺也則人稱禹為克儉夫克儉乃禹之可閒也五帝之質朴猶存不得不開之以豐而豐而或過其宜增華毋乃甚乎則人稱禹為克勤夫克勤乃禹之可閒

也故禹者處乎可閒之會而幾幾不免於閒者也

惟精惟一是其本領允執厥中是其行事不知其然而然是其用心　張彦陵曰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内極其情外備其物也　鬼神似當兼天地祖宗黻冕似當兼朝祭新安陳氏及蒙引之説太拘　徐岩泉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不於自己身上起念宫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彼而不在此有不自知其為薄者正

是有天下而不與處也　側重下半截又是一法

馮具區曰自古聖人唯禹之治水作用最大有大作

用者或細行有所不矜却於衣食宫室閒精義入神

如此用心何等周密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十一